



新語林

西班牙共和新閣的人物

東序

西班牙這次共和革命的成功，把一切流氓在外的及囚在獄中的政治犯都恢復他們的自由了。新共和國的內閣閣員有大半是前數星期還囚在瑪德里的監獄中，嘗着鐵窗風味的囚犯。

直至數星期以前，蔡摩拉總統還是屈居於瑪德里監獄的特別囚室中，這種特別囚室佈置尚佳，因為是給能出錢的囚犯住的。但現在他卻在內務部樓上的一個莊麗室中了。

新共和國的首領是蔡摩拉 (Alcala Za-
HORA)，他是一個常常含着微笑的白髮的律師，去年在一個家庭會議中決定將其一生的全部收入，都捐作共和革命運動的經費。到去年十二月，因為署名共和宣言的關係，就被拘下獄，貝倫圭將軍是預備處以死刑的。

在一九二三年里維拉破壞西班牙憲法，實行狄克推多制度之前，蔡摩拉是一個自由派的王黨，其成爲一個共和黨還不過是數年前的事。

新閣財政總長普里托 (Indalecio Prieto)，是西班牙革命中的但東 (Danton)，他有一種驚人的口才，這就是使他能逃避警察的眼

目而躲居數年的。他去年也曾簽名於共和革命宣言，貝倫圭很欲得之而甘心，命全國軍警設法逮捕，可是終於沒有成功，每當軍警發覺他的祕密住處而去拘捕時，他卻已經不在那裏了。

西班牙人民的窮困，愚魯與不滿足都在浦里托的演說中發表出來，可是在瑪德里大監獄中，從不會見過他的足跡。當去年貝倫圭將軍令汽車載蔡摩拉總統到監獄中去時，普里托正從必爾包 (Bilbao)逃出，夜間出來爬山越嶺，日間則隱藏在石穴中，越過皮達索 (Bidasoa)，而留居於漢代伊 (Hendaye)，後來因法人反對他在那裏領導流徙的政治犯，

牙人之厭惡，愈使他們有一種自覺的意識而加強他們獨立的要求。在里維拉（General Primo de Rivera）的獨裁制前二十五年

喀德蘭人的要求自主，乃西班牙政治上最嚴重最複雜的問題。喀德蘭人的要求雖急切，但他們毫未著有成效。因此越加重喀德蘭尼亞之紛擾。罷工風潮時常發生。無政府黨人與工團主義者常暗殺雇主，職工以及那些不聽工會指揮的工人。嚴厲的逮捕，宣佈戒嚴，皆無效力。全省尤其是省城，差不多完全陷入無法律的狀態。

communidad) 禁止懸掛喀德蘭旗，學校不准用喀德蘭文字。這種都給喀德蘭人民以難堪的印象。

在喀德蘭人中間，本有兩種言語存在，一種是西班牙言語，他們與外界接觸時用這種言語，一種是他們自己的喀德蘭言語，乃他們日常所用的言語。喀德蘭言語是由布羅溫斯(Provençal) 言語變化而成，故謂之近於西班牙文，無寧謂之近於意大利文與法文。里維拉的思想消滅他們的文化，使他們失其民族的獨立性，當然引起他們極端的仇視。他們幾年來憤憤不平之氣，鬱積於胸中，無處發洩，今又強迫壓制，正如火上加油，因此有少數極端分子，常想不擇手段，不顧大局，不審時勢，不度力量，專以排斥西班牙人爲職志，而使喀德蘭與西班牙分離，達到完全自主。然以喀德蘭尼亞彈丸之地，介於大國之間，欲謀獨立自主，事實上恐亦有所困難。且喀德蘭尼亞在經濟上，亦不能與西班牙其他各地分離，她的所以能有工業上的發達，完全依賴西班牙各地爲她

的銷售市場並供給其原料。如果純以一時感情的衝動，而竟昧昧然宣告獨立自主，彼以小面積的土地，又無向外發展之可能，恐難能立國於大地。喀德蘭有識分子，已明白喀德蘭尼亞之欲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審度形勢，實不可能，他們志已不在此。他們心目中所希望達到的，因此不是名義上的政治獨立，而是一種比較寬汎的地方自治政府。他們希望能夠自己管轄他們的學校，控制他們的市議會，執掌他們本省的財政司法警察之權。並且他們也希望能夠自由應用他們自己的言語，而不受西班牙政府的鉗制。

近來西班牙稍有見識而具有寬大胸境的人，對於喀德蘭人的這幾種要求已表同情，正在找出解決的方法，以滿足喀德蘭人的要求，而同時不致妨害西班牙主權的統一。去歲西班牙與喀德蘭知識分子的會晤於巴塞羅納以及亞爾豐瑣十三世的遊歷巴塞羅納，其目的皆爲解決幾十年來的懸案。前內閣總理貝倫圭將軍，就職之後，即准喀德蘭人懸掛他們

到了一九二三年里維拉做軍事獨裁的時候，經過他的強硬手腕的誅伐，喀德蘭尼亞地方的情形稍形穩定。里維拉對於喀德蘭人的分離運動之影響各地，使西班牙有分崩之勢，極爲憂心。所以這位獨裁者，當他一朝權在手的時候，自然要採用一種中央集權政策。他努力恢復喀德蘭尼亞的公安。而他最欲達到的步驟，乃是用政治的力量，掃除鄉土的觀念。他解散門抗滿尼達社(The Society of Man-